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馮幼衡

看了高陽先生「摩耶精舍的喜喪」，有許多話鬱積在心，深覺不吐不快。

首先他在文中說：「大千先生能有如此瑰麗璀璨的生活，最大的秘密是他有他的『術』……此『術』殊不易到。……大千先生是個非常好勝爭名的人……這就非有一套過人之術不可。其用心之深之苦，看看紅樓夢中的王熙鳳，可以想像一二。」

高陽先生所說之「術」，若是指藝術之術、學術之術、心術之術，大千先生都可以得滿分，可是若把這個「術」和王熙鳳連在一起，那就不知從何說起。王熙鳳在榮國府中，大家都知道她胸無點墨，心裏却「少說有一萬個心眼子」，幼時即殺伐決斷，說得好聽點，是個不學有術的聰明人；說得難聽點，她計害尤二姐，毒設相思局處死賈瑞，以及平日的重利盤剝，說她作風陰狠險毒亦不為過。

這種角色，和大千先生的宅心仁厚、感情豐富、處處為人設想，唯恐傷害別人的菩薩心腸相比，豈但是雲泥霄壤之別而已！

當然，了解大千先生的朋友都承認，他非常

會「做人」，也因此獲得朋友們發諸內心的感佩；然而我們要研究他會「做人」之道，必須從他的出身環境和背景去了解；斷不可以世俗之心認為其中必有什麼「過人之術」和「王熙鳳式的用心」才有以致之。

大千先生在十七歲那年，假期回鄉途中曾被四川土匪綁架一百天。在這一百天當中，他曾跟了好幾股土匪共同生活，還曾被迫和土匪一起去搶劫，其中一個土匪頭老康對大千先生特別照顧，不但愛惜他這位「師爺」的才華，還幾度救了他的命，大千先生對老康的義氣終身難忘。

這一百天的「強盜」生涯，對日後大千先生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我們不但常聽他在開玩笑時，引用四川袍哥和棒老二（土匪）的術語，相信強盜之間共患難的義氣，以及另一種道德尺度；和後來大千居士的為人豪邁不羈、通達大度、視金錢如糞土的作風也不無關係吧！

後來大千居士又拜在曾、李二師門下學藝。讓大千先生見識到了真正的大家風範，並學到了許多傳統的規矩和禮法。

記得大千先生對我提過：曾農髯曾拿了一筆

本來預備為師母做生日的錢，來替他這個門生還債，說到這裡，老人甚至掩面而泣。

李梅庵對大千先生亦是從藝事的傾囊相授，到生活的照顧，無微不至的；同時與曾、李二師交游者，多是前清遺老和藝林鉅子，像沈寐叟就是其中之一。大千先生從兩位老師那兒，看到的為人和藝事的水準，都是一流的，當然指引了他日後為人處世，樣樣要從第一流去取法；兩位老師對他的關愛之情，也在他的心中佈下「愛的種籽」，使他以後便以這股綿綿不絕的愛心，對待他自己的門生子侄輩和朋友。

從師必須「取法乎上」，使我想到一個例子。「大風堂」的門下，有一位門生原是在別處學畫的，本來他的畫格調不高，但是進了「大風堂」以後居然「脫盡俗氣」（大千先生語），而且臨摹起大千先生的畫，居然能讓人猛一看以為是大千居士之作，固然這是他日日下功夫所致，但是這說明了一個人接觸的眼界和水準亦是很重要的。一個沒有見識過藝術品的人，如果你帶領他到「大風堂」去，他心中自然會以那兒的書畫作為一個標準，眼界自然就高了；如果他日日所見

的，是以衡陽路賣的「觀光國畫」為藝術品的家庭，那他的眼界和水準如何高得起來？

我這麼說，不外是要解釋大千先生所以能够在做人方面有一流的火候，這和他傳奇性的際遇，以及拜了一流的名師、和一流人物交遊有關，因而造就了他傳奇性的人格，培養了他過人的「氣度」，但那不是「術」。

大千居士早年，豪邁不羈，但藝事的成就還正在竄起的階段，因此或許會給人「做人有『術』」的印象；但是在他的晚年，他的偉大藝事造詣，已和他一流的為人處事心胸合而為一，是那麼的自然融洽，沒有絲毫斧鑿的痕跡。若是現在還以他早年一些成名的傳奇性故事為例，說他以「術」干名，這種觀察實在是失之主觀，論斷也欠公允。

再說高陽先生形容大千先生「關於早年摹造假畫一事，言談間看似灑脫，其實耿耿於懷，不知身後如何為人資作口實，恣意嘲弄。及至『文會圖』一重公案出，是非欲辨不可；藝文界不無微言，是則一時之名，亦虞受損，遑論千古，心情抑鬱可知。」這一段話與我所知的事實也有很大的出入。

就我的了解，大千先生從來沒有隱瞞過自己早年造假畫的事，他不但常常在朋友面前露一手，表演仿「大滌子濟、清湘老人濟、杭人金農」簽名式的絕活；有一回，一位友人帶了一本石濤的冊頁來，說收藏者表示這是他們家收藏三世的珍品，要賣三萬美金，不過一位知名的藝評家却認為其中有兩張是假的。只見大千先生瞄了一眼

道：「怎麼會有三世？我還沒死哩！」原來裏頭每一張都是大千先生的作品，他說此話時，那份豪氣和自信，真令人歎服絕倒，並沒有畏首畏尾的意味。

大千先生也從不諱言自己以前作的假畫，公然的在世界各大博物館陳列，一張是大英博物館的巨然，一張是瑞典博物館的梁風子（楷）畫猿，一張是夏威夷博物館的梁風子睡猿圖。大千先生說，這些畫都是經過國際專家審定，共同簽字以後買去的。大千先生告訴我這些例子，為的是要我了解，中國書畫是一門靠「靈性」來感受和判斷的學問，經科學儀器鑑定以後一致公認的古畫，却出自大千居士之手，這不是太荒謬了麼？大千居士還對我說，他並不在乎這些事宣揚出去，大有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意味，只是怕那些專家們面子不好看。這點我很了解，許多事他都是為了維持別人的顏面而不便說破。

至於大千先生所以會造假畫，也有其來歷和原因。李梅庵的兄弟李筠庵，大千先生喚作三老師的就經常造假畫，耳濡目染之下，大千先生大概從他那兒學到不少本事，可能也不以此為不道德之事。

我們可以想像，天才橫溢的大千居士，在他的青年時代，起先是以遊戲的態度畫了一幅仿石濤之作，沒想到竟讓鑒賞石濤的專家黃賓虹看走了眼，接着以收藏石濤知名的羅振玉也上了當；這當然激起了他的興趣和豪情，也鼓舞了他的信心，他就以玩世的態度仿了許多石濤，更畫了許

多他自己寫景、造境、題款，全無模本的精采「石濤」，論者以為，以技巧、才情而言，有的不但不遜於石濤，抑且在道濟之上。大千先生後來從石濤變化而出，力追古人，從王維而下荆關董巨，莫不尋其源流，收諸腕底；又西去敦煌三年，將前賢所夢想不及的六朝隋唐藝術寶藏，親歷而觀摩之，吸取敦煌壁畫中剛健有力的線條、濃麗的色彩以及高古的思想；晚年以目疾故，自開破墨一法，將中國山水畫帶入一全新的境界，真是手闢鴻濛，直與造物者爭勝。

今天大千先生在畫史上的地位，不但是融滙前賢精微的「五百年來一大千」，也是銜接傳統與現代，為千餘年來中國藝術繼往開來的昂然一巨匠。他早年的畫假石濤，不過是個絕頂天才的遊戲工作，實在是瑕不掩瑜，無減於他藝術大師的不朽聲名。以居士對世情的通達和透徹，也絕無為此耿耿於懷、抑鬱不已之理，如果真這樣，張大千就失其所以為張大千了。

關於「文會圖」之事，大千先生真正就心的，是仿作的作者的聲名，因為他一向怕傷害別人。他自己對這些真假假經過幾十年的歷練，早就能淡然處之了。至於高陽先生說「大千先生在昏迷之際，如偶爾有片時清醒，首先想到的，必是他的藝術生命，從此再無超越的可能；只要這樣一轉念，生趣頓絕。就此意義而言，大千先生之死，與海明威的自殺，可以相提並論」，則此言更左矣。

首先，將大千先生與海明威並列，就是一個令人難以同意的類比。他們倆的精神狀態、創作

生命、心靈內涵都是大異其趣的。

海明威的小說以反映一次大戰後歐美「失落的一代」知名，他描寫的人物，往往以一個坍塌的宇宙和人生的虛無為背景，論海明威作品的人，認為海明威的整個世界內，暗含着虛無幻滅和一無所有的空洞。這是他作品中的悲劇性和藝術性所在；而對海氏而言，人如其文是可以成立的，他的自殺，亦是真正體察了生命的虛無，而以其作品中常描寫的狂暴式行動——舉槍自殺，結束了他認為已不足以延續其藝術創作力的生命。

大千先生則反是。既然高陽先生也一再提到，大千先生的思想意識、倫理道德觀念、愛憎好惡、生活方式、藝術修養與境界，無一不是屬於中國傳統的；他入於傳統既深，生命對他而言，是一種責任，是一種「縱浪大化中」自然又可喜的存在，他的藝術與生命原是合而為一的，他曾坦然的說過，他的畫筆不會停，他會一直畫到死的那天。所以，對他來說，完全沒有什麼藝術生命難以為繼，或藝術創造和生命本身衝突的問題，我們中國人的最高境界是「和諧」，而許多歷史上的山水畫家，又往往得享高齡，便是因為冥冥中心靈與造化合而為一，達到兩不相違的怡然之境，那裏會有以外力來終止生命的道理呢？

況且大千先生曾對我感歎道，作為一個中國畫家，一定要「有名、有年」。他說，有名的話，別人才會珍藏你的作品；無名的話，即使當代有人識貨，把你的畫掛起來，後人也不會善加珍視，等年深日久，畫幅自己就髒了、舊了，又不知為何人所作，自然更不受人重視。

至於「有年」，他學陳寅恪之兄陳衡恪為例，衡恪才氣縱橫，一出道就光芒四射，所繪畫幅格調極高，未來不可限量，可惜天不假年，如流星一閃即逝，終未能成為一代大家。這就是因為他沒有「年」。而齊白石則剛剛相反，齊白石是在聽了陳師曾的建議，指導他重用洋紅、菊紅繪紅色、葉子繪黑色，形成強烈對比以後，才愈來愈出名，齊白石若死於六十歲以前，那麼終其一生，他也只是一個沒有什麼名氣的鄉下畫家；然而齊白石活了九十六歲，中共佔據大陸後，又因為齊白石是木匠出身，成份好，在紅朝的刻意捧紅下，他的聲譽更隆。

我們所為大千先生悲的，是上天為什麼不把對齊白石的眷顧也加諸他身上，讓他再多活幾年呢？只要他有「年」，他的創作力便永不終止。他的巍巍此山、杳無一人的「廬山圖」已是劃時代的偉構，而他在死前，猶在畫桌上鋪上文二匹的畫紙，嘗試以小跑步的姿態，一口氣畫下一根根直挺挺的荷桿；而他胸中的黃山圖，正待醞釀成形，（他早年曾開闢路徑，到黃山去看雲，又

曾以清末四僧的風格繪黃山各景），晚年再寫此山，風格與內容的雄奇壯美，必然更勝前時，是可以想見的。明乎此，怎能說「他的藝術生命，再無超越的可能？」怎能說「海明威的自殺，可以相提並論」的話？

以上這些話，若是大千先生聽到，一定會一笑置之。因為我了解，他到了晚年，修養實已進入化境，笑罵毀譽由人，並不掛在心上，有時朋友們為別人罵他而不平，他却總是淡淡一笑。當然以他在畫壇的地位，任何褒貶都於他光芒萬丈的形象，已無所增損！又何必知道這些事，徒亂人意呢？高陽先生說寫大千先生的傳記，是他私底下的願望之一，高陽先生又說，他因為想寫傳記，所以為了下筆謹慎，必須保持超然冷靜的立場，因此不作摩耶精舍的座上客，以便保持距離；可是看了高陽先生的大文，我想指出高陽先生的話固然不錯，可是我希望他所謂距離是一份對大千先生的人格和心靈有了深刻了解以後「入乎其內，再出乎其外」的距離，而非隔閡，那怕是少許。（選自中副）

中外文庫 寸草悲

徐櫻女士著
定價台幣捌拾元

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思親、懷舊、憶往，至情至文，感人至深，附珍貴圖照多幀及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回憶奶奶，內容精彩，篇篇可讀。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